

# 澳華新文苑

### 第1122期

阿森來澳三十四年，一邊打工，一邊實現自己的各種愛好；木匠、京胡、繪畫、書法、篆刻……尤其是寫作。

1995年起，他堅持不斷地用筆名“阿森”給中文《大洋時報》投稿。文字精煉，思想敏銳，深受讀者喜愛。報社給他開設專欄，無論工作多忙，他堅持每周一篇。二十多年過去，阿森出版了共三本書。在小說選《點橫豎撇捺》裡，阿森顯示出其驚人的記憶，不依賴虛構，用紀實手法把上海弄堂裡底層人物的善惡表達得細細可信，悉尼知名作家大陸先生對其小說中的底層人物刻畫拍案叫絕，稱贊阿森的幽默精彩：“笑完之後，感覺沉重。”阿森的雜文選《紅黃藍白黑》有鮮明的個人印記，其特色就是嫉惡如仇的議論，對社會醜陋一針一針擠出後面之膿。著名網絡作家楊恆均說：“阿森的文字乘風破浪，把准方向直指目的地。豁達開朗，感情奔放，像他開船一樣。我從他寫過去經歷的文字中不但看到了現在，更感覺到了未來。”

我因為參與阿森書的出版，從策劃到校對，操作了其中兩本，比讀者早看到兩個月。總結幾個阿森之所以在澳華作家群裡獨樹一幟的原因：阿森沒有經過某大學的課堂授課，他的中文大學文憑是通過自學考試拿到。所以他的文字少有書卷氣和教科書的教條；受文學史、社會思潮、或者某主流文學影響也少。他沒有在任何一家作家協會註冊，他的文章不聽命於任何組織、學派。他屬於工薪階層，積蓄全部用來旅遊，邊游邊寫，至今和妻子梁寶鴻已經走訪了近百個國家。他的寫作不需要金錢回報，不僅不要稿費、版稅，還自費貼錢採訪，中國憲法中的“出版自由”，他自己一人實現了，既拒絕審查和刪改，也不追求宣傳和暢銷。僅這兩項就讓幾萬名等待作品審核通過的中國作家羨慕。大陸優秀作家最得意的一句話是：我戴著鏢鏢跳舞。但在墨爾本生活的阿森不用這樣做，他堅持的就是一條：“我手寫我口”，像土著人一樣，回歸人的本源。當然，阿森的書大陸不能發行，印得很少，上一本小說選《點橫豎撇捺》只有一千本，2023年出版版的游記隨筆《東西南北中》只印三百本。簡體字中文網有自動屏蔽功能。所以，網上也不一定都能看到，此書的大量篇章，獨此一家。中國大陸平均年薪十萬以上的作家二萬多人，記者數十萬名，但無一人參加作家劉曉波獲諾貝爾獎頒獎儀式，只有阿森一人受邀去挪威奧斯陸市參加頒獎儀式，阿森的文字有極重要的歷史文獻意義。

阿森游記文章其目的不僅是實地考察和旅遊點介紹，

## 阿森新書會感言

墨爾本·王曉雨

涅瓦河邊的門本來就是開著，總共死了三個人，比莫斯科街頭每天暴斃、凍死的還少。因為臨時政府和布尔什維克約定用選票決定未來，沒有想到列寧伯倫，不守諾言講程序，偷襲，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十月革命開了壞頭，給中國帶來的列寧主義，暴力和階級鬥爭。

寫作目的使阿森游記完全不同于其它作家。為寫《靜靜的切爾諾貝利》，阿森簽了生死簿，冒著輻射的風險進了死城，半途道上防輻射的外套安裝的警報器嗶嗶地叫，他繼續前進。

中國有大學時，阿森家就有了大學生，我正在寫他家五代基督徒的家庭故事，寫四代大學生的生存和他們的博愛。肉體上消滅競爭者是人類社會最頑固的一種奪權方式，父輩遭遇使他更深刻地瞭解社會。寫《死亡之地——奧斯維辛》時，他議論很短：“站在毒氣室門口，釋然了。我填表格‘家庭出生’一欄，什麼黑五類、紅二代，法西斯講種族，講血脈的延伸。”

阿森鮮明獨特的文字個性是夾敘夾議，《走一趟靖國神社》中，阿森說：對付日本靖國神社最好的方法，是尊重我們死去的老兵、善待我們活著的老兵，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號稱消滅了八百萬蔣匪幫，就是八百萬抗戰英靈。八百萬個平民家庭，數量上完全可抵四個靖國神社。

《沿柏林牆行走》一文告訴讀者：二十八年中，東德人用生命和智慧發明了二百多種逃亡方法：目標一個，單行道！向西！阿森繼而總結：世界上沒有一個有形的物理障礙，能擋住人類對自由的向往。只能進，不能出的牆，是監獄，即便這監獄地盤大如國家。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九十九天後，阿森踏上了北極圈只有兩平方公里俄羅斯飛地，也是世界最北的城市。“每打開一個門，導游先持槍進入，檢查是否有北極熊闖入，離開時，嚴格檢查人獸”，在斯瓦爾巴群島，人口一千五百，北極熊五千。北極熊遠離人類，從不與文明互動，沒有表情，更不會微笑，它頹壯、孤獨、敏感、堅忍、貪婪、殘暴，它只有一條原則，掠奪！阿森近距離地描述這個帝國的衰敗軌跡，描述北極熊包圍下的人們生活，筆觸堅硬冷酷，閱讀時能深深地感到寒氣。

今天的社會信息多元而碎片化，許多人看不書了，就是看書的人，不是自己掏錢買書也不會看，阿森的新書有人購十本，二十本去送人，我很擔心想掏錢買書的人失去機會。如此好書放在床頭慢慢讀，出門旅遊時更要讀，因為你不妨先看阿森對前方那地方的描述。平時我們探親訪友，阿森的書比紅酒鮮花更像禮物，古董一樣稀少絕妙，帶來有品味的閱讀：啊，書還能這樣寫？

（寫於2023年8月13日）



■阿森小說選《點橫豎撇捺》和游記隨筆《東西南北中》。



■阿森近照

### 夢之密語

丁丁

晨風是昨夜の使者  
掛滿故事 吹散岑寂  
陽光一縷一縷  
串聯夢中的思

上古傳說 生動了先陰  
化身彩蝶 翩跹  
美好神秘的夏花  
點綴夢中初見

■行邁題照片《老夫聊發少年狂》

### 題照片《老夫聊發少年狂》

落日熔金騰翼龍，飛天瞰世自從容。  
撥雲攬盡洪輝地，寄語宏圖上九重。

曉帆  
老盡身輕勢乘風，騰空一躍抹蒼穹。  
雖說日暮黃昏染，不負斜陽晚照紅。

岑子逢  
筆底銀與百萬軍，騰身疑欲戰風雲。  
重負豈讓東方朔，樂進襟懷當夕曛。

周偉強  
縱橫文海八句即，信步郊原迎曙光。  
草碧雲開抒秀意，躍身不讓少年狂。

■老夫聊發少年狂 (2023年2月11日攝於蕭虹農場)。

記憶深處  
滾滾著更深的記憶  
愛之先靈靈滿層層時空  
遇見你  
世界幻化唯美琴聲

有隻鳥兒 在自由的天空裡翱翔  
孤獨 形影不離  
心 系著  
天籟的一抹微笑  
那是旅途所有的蕩亂

你的眼眸已與春天一體  
所望之處 盎然綠意  
我的靈魂花瓣 在流轉的芬芳中  
接受洗禮

■那些老牆上覆蓋著匪夷所思的塗鴉。

## 本質是追求自由

### 關於澳華留學生文學中的身份焦慮

取得法律意義上的居民身份之後：

《最後的天堂》的“漂泊”迷惘

（接上期）那麼，取得法律意義上的居民身份就解決問題了嗎？原名為魏抗凝的林達以一部中篇小說《最後的天堂》相當深刻地觸及“漂泊”問題。1997年2月至4月間，她剛好有一段相對空閒、可以集中精力寫作的時間，得以完成這部相當優秀的作品。它最早在《東華時報》1997年7至8月連載，後來又以署名“抗凝”刊登在廣州著名的文學雜誌《花城》1998年第4期。

小說有這樣一個場面，一群中國大陸留學生受益於澳洲政府“11.1”決定得以居留，但是他們歷盡千辛萬苦而達到的這個目的卻沒有使他們高興起來：

那一夜有霧，霧色蒼涼。霧氣把夜圍困住，使夜更加凝重，安祥。有人悄悄唱起了國際歌，隨後又有入壓住嗓門唱起《九一八》。歌聲四起之際，人們一下全都悲壯起來。琴唱得比誰都動情，低沉的女中音鉛一樣沉沉壓下來。在唱到“在那個悲慘的時候，我離開了我的家鄉，流浪……”時，琴突然捂住臉，淚從她那纖細美麗的手指縫中流下來。

那天深夜，大星的情緒在琴用捂住臉之後，便一發不可收拾。越來越多人開始哭泣，思緒如潮，悲歌如潮。綠卡作為敲門磚的使命至此全部結束。人們再一次被偶然所操縱，迎來了生命歷程中真正的漂泊。

小說這樣結束——這是一個相當悲壯的結局：

許多年之後。我坐在南太平洋一個海角，把手貼在濕漉漉的岩石上，我確信我的確已經人在天涯。至此，我弄懂了一個微頭微尾的外鄉人結構上的悲劇。……人類歷史源遠流長，只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時間，而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版圖上那些歷

（接上期）不遠處有一個椅子，坐著一位讀書的男子，一隻狗懶懶地趴在旁邊。

他說他從沒看到這門開過。我又問黃色蝴蝶的事才恍然大悟，那是預示愛情，是愛與孤獨的徵信，《百年孤獨》裡馬爾克斯對愛情的特殊暗示。就像蝴蝶夢，像梁山伯與祝英台。那種純真，刻骨銘心的愛的結局是虛幻。我看著黃蝴蝶，好像從美麗變的淒涼，又變成一隻隻孤獨的黃色印記。《霍亂時期的愛情》結局怎樣我不知道，好像等了幾十年，或是等到百年後復情來了又去。《百年孤獨》的結局是更孤獨。看來拜訪馬爾克斯的故居也是一場虛幻。男人說馬爾克斯出遊不知多少年才回來，常常是人們已把他徹底遺忘了，他忽然又出現了。你看這隻小狗，它比人更忠誠，永不會忘記，每當它醒來時，馬爾克斯就會回來。我看著小狗，一動不動，它其實是一個青銅雕塑，等它醒來比鐵樹開花還難吧。

男人建議我去玻利瓦爾廣場，因為費洛倫蒂諾·阿里薩的船正停在那裡，而且他一直在船上講他的旅行見聞和傳奇故事。再或者去圖書館，政府為了不讓人忘記馬爾克斯，在那裡擺放了一些書籍和紀念物。他站起來合上書又說：“人的悲哀是忘記得太快，有時又難以釋懷。”我回味著他最後一句話，挺有感觸，卡塔赫納這地方不但充滿了魔幻還造就詩意。不但造就詩意還富有情懷，富有情懷可以指一個人，也可以指一個團體。昨天我在看一幅塗鴉，畫中有四個人圍坐在一起，我在猜想這幅作品的意思時，一個導游正好過來講解，他說是卡塔赫納最著名的四個音樂家，在其中最後那人愛戴的是那位背對著畫外的，他的歌曲除了聽聽更重要的是針對時弊，唱出普羅大眾的心聲。導游說遍佈在卡塔赫納大街小巷的塗鴉都是有故事的，都蘊含了深刻的像征意義，應當仔細的去看看。他很自豪地說卡塔赫納的人們是富有情懷的，無論是作曲家，藝術家，作家，或每一個人。

是的，來到這裡我很快就有這種感覺，這一定與卡塔赫納獨特而

盡艱辛、耗費時日的遷移，無論距離長短，不過是逃生一種而已。各自逃生的手段五花八門，本領也因人而異，但結果卻大同小異……

這種“微頭微尾的外鄉人結構上的悲劇”，也許就是一種宿命吧。其實，在《最後的天堂》這部堪稱力作

的開篇部分，林達已經點題了：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我終於忍不住強迫自己坐在床沿，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到底是什麼東西來不及了？是生來不及，還是死來不及？這如同那個著名的不可知命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在那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我沒有得出任何答案。這沒有妨礙我在那個晚上正常安然入睡，但卻導致我最後遠渡重洋，鑄成終身大錯。

《最後的天堂》題記說：“澳洲是天堂，最後的天堂，天堂也不過如此。”像題記所暗示，這是一個中國大陸人去國妻棄別子在澳洲艱辛謀生的故事，是一個“微頭微尾的外鄉人結構上的悲劇”。尋夢者最終盡管圓了獲取“居留身份”的夢，然而，“人們再一次被偶然所操縱，迎來了生命歷程中真正的漂泊。”莊偉傑指出，林達的小說貫穿著很強的命運感。具體說來，其作品總是呈現著三重層面：一是異邦的“他者”放逐於邊緣的身份尷尬；二是“第三次文化空間”裡邊緣族群的生命歷程；三是女性“尋夢者”身邊邊緣的悲劇宿命。人本應“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卻又無時無刻不在尋覓精神家園。在某種特定的歷史境遇中，人一旦成為一個非中心的主體，在感知自己與過去、現實和未來的切實聯繫中便顯得力不從心。這時，個體生命歷程似乎失去了可以依托的內在根基，陷入了漂泊無依的閑窘，產生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焦慮感。如此所帶來的一切，宿命一點就叫命，唯物一點就叫人際際

## 走進卡塔赫納

張仲衡

是穿梭在各個城市探險，應當不會運載奴隸。我一邊走一邊胡思亂想一邊聽到了歌舞聲，是瓦加納多歡快的節奏，手風琴伴著鼓點。廣場裡聚滿了人，披著毛氈鬥篷的印加人在施法算命，用神祕的儀式顯現能量。一群群貴婦由穿著西班牙水手服的年輕人引領著去什麼地方，我知道他們是去奴隸市場，邊觀賞那些赤裸著健壯的軀體，邊挑選合適的勞力。那個拖著磁鐵的人也來了，像幽靈一樣。我發現粘在磁鐵上面的東西不再是生鏽的鐵釘鐵片，而是一些電子器件。有幾個人也注意到了，說他剛從未來回來。整個廣場充滿著一種神祕風情。

我終於找到了船停泊的地點，可是令我吃驚的是那不是船，費洛倫蒂諾·阿里薩正站在一個碩大無比的蝸牛上面演講。這隻蝸牛有很多個殼，好像一艘艘裝起來的太空船。我環顧四周看不到任何船隻，心裡也認可這就是他游歷各個城市的船。如果行進在陸地上的，一隻蝸牛比一艘必須依靠水來航行的船更合理。費洛倫蒂諾·阿里薩一直在講，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是講述他的各地見聞還是他的愛情故事？有人說行萬里路勝過讀萬卷書，這是一定的，我很幸運，雖然沒來得及讀《霍亂時期的愛情》，卻親眼見證這跨越半個世紀的愛情結果了。我有點興奮，但周圍每個人似乎都在忙碌，包括那些觀眾。人們似乎對阿里薩的演講和經歷已司空見慣，甚至根本不在乎在那巨大蝸牛的身體裡穿來穿去；他們就在我的眼前又好像很遙遠，像是一個龐雜的舞台，每個人都穿著自己的角色。我感到我的意識開始恍惚惚的，我想我應當去圖書館。

忘記走了多少路，轉了多少圈，身旁腳下是沒完沒了的老房子老牆老街道，我正想著我一定是遇到“鬼打牆”了。忽然我看到了我來過的咖啡館，那一麻袋咖啡豆選依在藍灰色的老門邊，這是一個經典的招牌。

旁邊快餐店對面的塗鴉牆下又坐滿人在吃快餐。有三個歌手彈著吉他走過來圍著我彈唱。他們先問一下我的名字就開始用我的名字說唱，我覺得挺有意思，不由地一邊隨他們舞動一邊對著他們錄像。

加西亞·馬爾克斯曾說過，他的創作靈感大多是來自卡塔赫納，他說他常常坐在小咖啡館，坐在街頭，看人來人往，感受真實的市井人生。或者坐在海邊的長堤，讓思緒和靈感像海風一樣徐徐進入他的腦海。他書中描寫的場景，許多依然保留在那裡。一對對情侶，一群群朋友，人們多麼歡快。霍亂已成往事，疫情已過過去，無敵艦隊的炮灰，英國海盜的狂虐都已灰飛煙滅。但幫派，毒品，破壞依然存在。那演奏著小提琴勾魂般的提琴聲，是永久的誘惑，連同愛情和欲望蔓延在這些古老的街巷。愛不僅是屬於一對戀人的，是這個城市的，滲透在所有的鵝卵石路和街角磚縫裡的，愛在孤獨中的等待。等待五十年，一百年，或是永恆？有幾條街道我已來回走過幾次，早晨傍晚，昨日今時，每次都呈現出不同的景象，給我不同的感受。五百年前的教堂，三百年前的老宅，“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卡塔赫納承載的不只是歷史，還有未來，如那些老牆上覆蓋著匪夷所思的塗鴉，甚至比這些結合更緊密的魔幻關係。

很快就要離開這座城市了，來去匆匆，有些地方去過了，了無遺憾。有的地方離開後留戀萬千。卡塔赫納就是這樣，體驗了過濃的濃重色彩會產生無限的期待。加勒比海的熱風中瀟灑著無盡的浪漫，卻無法打破孤獨等待著愛情魔咒，可能時光到了這裡變換了軌跡，她要留住那風情萬種與神祕奇幻。於是等待了一百年的愛情，會有新的篇章開始，從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霍亂時期穿越到今天。

遇。錢超英也說，林達的居留故事從不粘滯於具體場景，而是滲透了關於命運、時間、土地、全球化等重大疑難的哲學領悟。無法預知的宿命，這是

林達小說醉心的主題，由此她深刻質疑了人類行為的可知性和可控性。她似乎把一個源自索福克勒斯的亙古命題，轉用於包括“留學生”在內的當代中國移民在這個可疑的世界上的歷史性迷失，從而使之獲得了某種超越性的啟示意義。這意義直指人作為文化造物在身份上的流變、分裂與混雜無解。錢超英認為，真正的問題是人類在這個世界全部生存所具有的“漂泊”性質；沒有哪一種人生選擇是能夠預知後果和有確切意義的。林達已經表示，居留曾經充當了這批中國人舍命追逐的一個本質上是臨時的、現世的目標，一旦達成，目標的意義便同時失去。只有在這時，為什麼在這裡活著的問題才真正突了出來，人生的“漂泊”性也才變得極其尖銳起來。“漂泊”這個隱喻同時喚起了“流逝”與“流失”的討論中真實而人們對於自己經歷的意義解釋成為急迫而尷尬的任務。

本質是追求自由：澳華留學生的“認同”追求並非虛妄和失敗

如在本文開頭錢超英所說，那一段動蕩、焦慮、懸隔、錯置，必須隱埋姓名，保密國籍，忘卻自尊，掙扎求生，比“二等公民”還等而下之的“黑民”歲月雖已過去，但終究構成了他們“集體記憶”深處長久不滅的灼痛，構成了他們面對理想與現實恆久疑難的經驗背景，構成了深刻改變他們的世界認知和文化態度並影響其身份意識的重要基礎。這些都可以從以上的討論中真實而又深刻地顯示出來，無論是關於痛苦的身份焦慮，關於居留身份與婚姻性愛悲劇，關於“自我”、“他者”的認知和關於“漂泊”的迷惘。不過，現在回頭看，對上世紀九十年代澳華留學生的“痛苦的身份焦慮”與對此作出反映的澳華留學生文學，那個時候的討論所衍生出來的一些觀點，還可以進一步討論。（未完）

又歌可泣的歷史有關。玻利瓦爾廣場是南美洲最大的奴隸交易所，我想可能費洛倫蒂諾·阿里薩的船與奴隸有關，再想一想他的船一向

是穿梭在各個城市探險，應當不會運載奴隸。我一邊走一邊胡思亂想一邊聽到了歌舞聲，是瓦加納多歡快的節奏，手風琴伴著鼓點。廣場裡聚滿了人，披著毛氈鬥篷的印加人在施法算命，用神祕的儀式顯現能量。一群群貴婦由穿著西班牙水手服的年輕人引領著去什麼地方，我知道他們是去奴隸市場，邊觀賞那些赤裸著健壯的軀體，邊挑選合適的勞力。那個拖著磁鐵的人也來了，像幽靈一樣。我發現粘在磁鐵上面的東西不再是生鏽的鐵釘鐵片，而是一些電子器件。有幾個人也注意到了，說他剛從未來回來。整個廣場充滿著一種神祕風情。

我終於找到了船停泊的地點，可是令我吃驚的是那不是船，費洛倫蒂諾·阿里薩正站在一個碩大無比的蝸牛上面演講。這隻蝸牛有很多個殼，好像一艘艘裝起來的太空船。我環顧四周看不到任何船隻，心裡也認可這就是他游歷各個城市的船。如果行進在陸地上的，一隻蝸牛比一艘必須依靠水來航行的船更合理。費洛倫蒂諾·阿里薩一直在講，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是講述他的各地見聞還是他的愛情故事？有人說行萬里路勝過讀萬卷書，這是一定的，我很幸運，雖然沒來得及讀《霍亂時期的愛情》，卻親眼見證這跨越半個世紀的愛情結果了。我有點興奮，但周圍每個人似乎都在忙碌，包括那些觀眾。人們似乎對阿里薩的演講和經歷已司空見慣，甚至根本不在乎在那巨大蝸牛的身體裡穿來穿去；他們就在我的眼前又好像很遙遠，像是一個龐雜的舞台，每個人都穿著自己的角色。我感到我的意識開始恍惚惚的，我想我應當去圖書館。

忘記走了多少路，轉了多少圈，身旁腳下是沒完沒了的老房子老牆老街道，我正想著我一定是遇到“鬼打牆”了。忽然我看到了我來過的咖啡館，那一麻袋咖啡豆選依在藍灰色的老門邊，這是一個經典的招牌。

旁邊快餐店對面的塗鴉牆下又坐滿人在吃快餐。有三個歌手彈著吉他走過來圍著我彈唱。他們先問一下我的名字就開始用我的名字說唱，我覺得挺有意思，不由地一邊隨他們舞動一邊對著他們錄像。

## 遇見中醫藥微型小說大賽徵文啟事

中醫文化歷史悠久，獨具特色，一碗湯藥，一根銀針，常常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中醫藥經千年不衰，呵護古老的民族繁衍生息，讓中醫藥文明延續數千年。中醫博大淳厚的情誼令人感動，孫思邈的《大醫精誠》開宗明義提倡為醫者必須要有醫德，要發揚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大醫精誠，看病無論貧賤，皆一視同仁，道急重症，需不慌不亂，氣定神閒，才可妙手回春於傾刻，挽狂瀾於既倒。歷史和現實證明，中醫藥不只是華人和亞洲人健康的寶藏，也正在成為世界各民族的醫藥界的追求。本屆《遇見中醫藥》徵文大賽，面向全世界中文作者讀者、專家學者、醫生患者，宗旨是以微型小說的藝術表現形式，展現中醫藥在世界各地的成長狀況，助推中醫文化在澳洲和世界各地蓬勃發展。

一、《遇見中醫藥》徵文名譽主席、主席：  
徵文名譽主席：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秘書長兼副主席。

徵文主席團名譽主席：林青松先生。  
徵文主席團主席林子強教授；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副主席、澳洲全國中醫藥針灸學會聯合會主席。  
徵文主席團副主席：蔡盛桂、蔡太紳士。

二、徵文評委會  
徵文評委：由澳洲小說、微型小說名家組成：奧列、沈志敏、王若冰、莊雨、張月琴、郭燕、崖青。

徵文終評委：  
終評委主任凌鼎年：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會長、作家網副總編、亞洲微電影學院客座教授；  
終評委趙智：作家網總編輯、北京微電影產業協會會長、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副會長。  
終評委施雨：美國文學團體文心社社長、福建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生、北京寫家文學院特聘院長。

終評委奧列：澳洲資深中文報人，原廣東省作家協會副秘書長，現為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副會長、國際新移民華文作家筆會理事。

終評委沈志敏：澳洲中文作家，發表長篇小說三部，大量的短篇小說、散文發表在澳洲和中國及世界各地中文刊物並屢屢獲獎。

三、發起單位：澳洲徵文大賽主席團。  
四、主辦單位：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澳大利亞墨爾本中文寫作協會。  
五、承辦單位：  
《遇見中醫藥》徵文組委會  
組委會主任：林子強；組委會執行主任呂順；執行副主任張立中、張容。

六、獎項設置：  
1、一等獎一名，獎金1500澳元；  
2、二等獎二名，每位獎金1000澳元；  
3、三等獎三名，每位獎金500澳元；  
4、優秀獎若干名。  
七、投稿要求及大賽流程：  
1. 本次徵文大賽的參與文體限定為微型小說，題材必須與中醫藥針灸有關；每人限投稿一篇，字數為1500字；所有投稿作品都必須是原創且未在任何媒體平台發表過的，作者文責自負；一律用電子郵件寄發，為保證評委“只看投稿質量，不問作者是誰”的匿名評選，請勿投稿至評委及有關負責人。投稿分為兩個文檔：標題和全文為一個文檔發送；另一文檔寫明作品標題，作者姓名、簡介、國家與地區名、手機和電子郵件，限200字以內。  
2. 自2023年7月15日起接受投稿，投稿截止時間為2023年12月15日。投稿郵箱：ujt7779@gmail.com  
3、總榜頒獎2024年上半年。  
4、所有投稿在評選結束後，由主辦單位陸續在指定媒體發佈入圍含獲獎作品，任何個人提前發佈後果自負。

獲獎作品集將在澳大利亞結集出版，贈送至獲獎作者和入書的作者，其餘所有投稿人和讀者請閱讀本選集電子版。